

社

版

出

城

花

快乐的 期待

—— 英 国 卷

黄家修编

林贤治主编

世 界 传 世 散 文 精 选

快乐的期待

英国卷 黄家修 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

(南海市桂城叠南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625印张 1插页 400,000字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

ISBN 7-5360-2799-0

I·2393 定价:26.6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散文：与人类自由精神共生

林贤治

文字符号自创造之日始，其自然而不规则的组合便呈现为一种散文形态。对于散文，希腊人称为“口语著述”，罗马人称为“无拘束的陈述”，都是就散文的本然状态而言的。被称为散文者，质朴而富有张力，几乎披覆了历史学、哲学、宗教学、政治学、文学的所有著作，甚至自然科学著作。诗是灵物，既不宜思考，也不宜叙事、只宜承载幻想和情感；其中有益的成分，往往因敷设以取悦感官的韵律所破坏。散文则不然，枝叶留在空中，庞大的根系深入地下，始终谋求精神与生活的汇通。

后来有学者出，从中把格局较小，篇幅较短，且富于文采者分割出来，谓之曰“狭义散文”、“艺术散文”、“美文”、“随笔”等等，有如古代的分封诸侯，另立疆界，自成一统。其实，散文并非王国，乃颇类联邦共和国；在每一块疆土之上，弥漫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：人类的自由精神。

卢梭有一句名言：“人是生而为自由的，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。”在这里，“束缚”固然可以作关于必然性的形而上的理解，具有实际意义的阐释，应当是民族文化传统、制度、宗教、

法律、道德、舆论等对人类个体的规限和压迫。奴役与自由的斗争，贯穿着人类的全部历史。社会的开放程度，宽容与否；文人集团的素质、意识、人格、生存状态，都直接影响到散文的盛衰。

中国自近代以降，曾经一度兴起全面反传统的思潮，以至今日，仍然有人持汉民族不存在“蓝色文明”的看法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，中国远在春秋时期是自由的。的确，那是一个思想与政权得以平起平坐的时代，所以有灿烂的诸子散文。及至秦汉，先是焚书坑儒，继则废黜百家，知识分子三缄其口，文学方面便只剩下赋了。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实际上可以视作春秋诸子的遗风。汉赋大而无当，夸饰过甚，连屈赋里的一点“高级牢骚”也没有，从形到神都是反散文的。魏晋以后，文学走向自觉时代。建安诗人以诗为文，创立一种称之为“风骨”的罕有的风格；当此黑暗与战乱之际，同时出现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倾向：幽玄，散淡，放逸，颓靡，琐细。极权主义变得松弛之后，思想容易流于瘫痪。散文化小说《世说新语》，很得文学史家的推崇，其实是末代士风的写照。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以散体扫荡骈体；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试图在复古口号的掩护下解放散文，却陷入了“文以载道”——一种主流意识形态——的大峡谷。好在当时的古文大家还有几分气魄，写得出像《封建论》一类文字；到了明代，大兴文字狱，行世便只有小品了。清末留学生运动打破了千年禁锢的局面，五四狂飙继起，揭橥“个性解放”和“文学革命”的大旗，不出数年，出现了一批操使现代话语的文学作品。其中，散文成绩最大，公认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。肮脏的马厩毕竟不是一个早晨可以打扫干净的。新文学传统尚未完全确立，就又附上了古老的鬼魂。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，相当部分战斗过

来的前驱者却退下阵来，以调和、闲雅、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。都说三十年代是散文的盛期，其实危机已然发生。所谓危机，本质上是“角色危机”，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溃退。于是，鲁迅成了绝唱。

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并不长，如果从普希金算起，也不过二百年时间，却见大师辈出。他们的散文，不为一般文体的容器所限，而更多地保留在回忆录、评论、书简中间，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》、恰达耶夫的《哲学书简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死屋手记》、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等。这些作品，一样高扬自由的灵魂。可以说，俄罗斯文学是真正的“自由文学”。它的产生，并不依靠统治者关于“自由”的种种恩赐；相反，是作家以团体的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政体而自然形成的。这样的文学，以社会的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，因而颇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学。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，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，仍然有所赓续和补充：蒲宁、高尔基、曼杰施坦姆、爱伦堡、索尔仁尼琴……他们以各自的精神创造，让艰苦备尝的人类记住了他们。而记住了他们，就记住了俄罗斯。

鲁迅不只一次说，中国没有“俄国式的知识分子”。俄国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群，理想的一群，殉难的一群。别尔嘉耶夫在《俄罗斯思想》中指出：“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”，“知识分子感到自由受到历史的重压，他们对这种历史重负发难。”他由衷赞美道：“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。”在世界文学中，正是他们，提供了以人格和思想创造文学的光辉例证。

说到西方散文，人们总是把蒙田和培根例举为始祖式人物，其实这是囿于狭隘的文体观念所致。在此之前，从柏拉图、西塞罗、琉善，直到奥古斯丁，已经写下许多博大而深邃的文字了。“中世纪”严格说来是一个西方概念。在中世纪，上帝的绝

对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念，人与神的对话，乃至异端的声音遂得以广泛地传播。文艺复兴，宗教改革，启蒙运动，颠覆了神的秩序，人类的自由精神渐渐复苏。在英国，弥尔顿的《论出版自由》，洛克的《论宗教宽容》，密尔的《论自由》，都是震聋发聩之作。弥尔顿宣称，出版自由是“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”；因此，他不能不猛烈抨击“书籍大教区的大主教”，一批“铁锈式人物”对思想学术的“暴君式统治”。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。资本积累培育了广大的市场，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，以及活跃的竞争机制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，同时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。十八世纪初期，报纸杂志相继涌现；有名的《评论报》、《闲谈者》和《旁观者》，创造了一批专栏作家和一种流行文体。这种文体，力求迎合有闲阶级的需要：雍容、细密、洒脱、有趣，是典型的英国式随笔。比较起来，法国散文有着很大的差异。这是与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有关的。自卢梭之后，好像幽灵似地，法国总是不断出现向社会挑战的斗士和狂人；大革命的火焰，搅拌了所有作家的血液，无论共和派、保守派、颓废派，都表示出了对政治的关切的热情。在十九世纪，法国经历了共和与帝制的急剧的更迭。此间，一批知识分子如雨果、基涅、路易·勃朗和欧仁·苏等，因为坚持强硬的共和反对派立场，拒不接受政府的赦免。“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。”雨果发表声明说，“我坚持到底，与自由一同流亡！”对独立、自由、民主的热爱，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；本世纪六十年代的“六月革命”，未始不可以算是上一世纪大革命的又一个回声。比起俄国知识分子，他们的斗争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质。雨果说：“浪漫主义，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。”说到法国文学，包括散文，确乎特别的自由犷放，深具冲决的力量。至于德意志，这是一个盛

产哲学头脑，先知与疯子杂处的地方。作为一个民族国家，德国统一的时间相当晚近；可是，在满布容克地主的小王国里，知识分子居然拥有那么超迈的世界性眼光，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。他们写下许多震撼世界的散文著作，从路德到马克思，从歌德到海涅，从黑格尔到尼采；有意味的是，竟没有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。

美国远离欧洲大陆，但是文明的源头在欧洲；英国的清教，对于美国精神的影响尤巨。那些清教徒的子孙，冒险者，战斗者和拓荒者，他们历经独立战争，南北战争，从事西部边疆的开拓，在现代民主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上，始终充满着英雄主义和实验精神。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里，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视高贵，却能够在平民本色的保持中，深明自身的职责。从初始的政治斗争，及至后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，他们一直致力于个人性的捍卫。在爱默生们看来，只有在个人不受侵犯的情况下，社会才是健全的。幸运的是，他们的政治家并没有妨碍他们，而是跟他们一道进行社会的改造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美国许多出色的散文，包括演说辞、文告、通信，都出自政治家的手笔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完成对美国的考察以后，在他的著作中指出：“美国人在任何方面，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。”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散文，必定是盛大的，裸裎的，强健的。即使在“垮掉的一代”中，他们的文字，仍然有着对自我的执著的关注。

霍布斯把自由分为两类：“行动自由”和“愿望自由”。一般而言，自由当指行动自由；对于作家来说，即是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。愿望自由是主体的，内在的，相当于俄国哲学家斯洛基所说的“意志自由”。行动自由是事实性存在，而意志自由是应当性存在，是以价值存在为最后依据的。意志自由是对行

动不自由的反拨，对既定的、必然的存在的对抗。鲁迅所以强调“奴隶”和“奴才”的不同，正在于奴隶虽然没有行动自由，却有“心的反抗”，也就是说还有意志自由。从历史上看，当然不能说政治文化高压政策一点效力都没有；罗马帝国，秦王朝，除了暴政以外，不是很少留下其他东西么！可以想见，专制政体于散文写作的威胁是致命的。奥威尔说：“在极权时代，诗有可能幸存；有些艺术或半艺术门类，比如建筑，也许还发现暴政的好处。只有散文作家没有选择的余地——要么沉默，要么死掉。”他断言：“任何极权社会，如果得以延续两代人以上，就算已有四百年发展历史的散文，也有可能完结。”问题在于，意志自由是无法扼杀的。这样，暴君同样有可能落在不要沉默的散文作家的手上，从而失去平素生杀予夺的自由；其罪恶的黑手非但不能掩尽天下目，反之，将被文字永远钉在耻辱柱上，倘世间果然没有这样的文本，我们凭什么知道尼禄、嬴政、伊凡四世和希特勒？最可怕的，倒是知识分子自身对自由的渴望的弱化；用马克思的话说，就是“内部不自由”。这比什么都严重。这些知识分子，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，把个人著作作为自己赢来的声誉，也即“知识特权”，当作社会已经获许的普遍自由而加以滥用。单是文学史，例子便不鲜见。

密尔指出：“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，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。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，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。”人类的自由精神，在许多时候，都依仗着个人思想家薪火相传。如果连他们也放弃了这种责任，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题目，“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”也要消失了。

自由精神表达的形式、内容的深度，决定个人散文，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整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与成就。在这里，我们分

别集取了六个文学大国的代表性作品，名为《世界散文丛编》，以作精神现象的艺术的或一面见证。让阅读者用比较文学的眼光，看看散文——其实也是文学——怎样随同人类走向进步，或者竟不进步。知识和经验，未必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；而精神存在本身，是可以不问时间的迟早或长短的。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：希腊艺术和史诗，至今就某方面而言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。他指出，要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；但接着，他本人便解释说，因为这些古代作品表现了一个“正常儿童”的“天性”。而这，大约也就包含了同样一层意思的罢？

是为序。

1996.12.15.

编者前言

英国散文界群星灿烂。

打开本书的扉页，我们便可看到，那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家的名字。正是他们，以高超的艺术才华，创造了英国散文的辉煌历史。他们的作品以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垂范世人；其中，不少已经成为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。

在英国，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，历史不及诗歌的久远。一般认为弗兰西斯·培根是英国散文的鼻祖。但这并不等于说，在培根之前英国就有散文。培根本人曾说，散文是“物老词新”。英国文艺复兴初期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托马斯·莫尔早在1516年就发表了其代表作《乌托邦》，尽管这是一部用对话形式写成的幻想小说，里面却不乏可称为“散文”的精彩片断。到了十六世纪末期，英国出现了一批颇有才华的作家，如菲力浦·锡德尼、约翰·李黎、乔治·贾蒲曼和罗杰·阿斯卡姆等。虽然他们大多以创作戏剧或写诗为主，而且受当时文风所限，文笔显得虚矫浮夸，但是他们那些颇具个性和特点的散文为英国散文开创了初步的局面。培根散文的出现，把英国散文的发展推向了第一次高潮。他的散文多为随笔，议题广泛，文字简练，

见解独到，富于警句格言，为人们所传诵，对后来英国散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培根于1597年初次发表的十篇散文备受读者青睐，以后一再增加篇章，而且多次再版。从此，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，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，在英国流行起来。十七世纪，英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家。其中一些，如威廉·康华利斯、托马斯·布朗、威廉·坦普尔和亚伯拉罕·考利，继承被称为散文创始人的法国作家蒙田的传统；而其他一些，如本·琼生和约翰·德莱顿，却致力创出自己的新风格。琼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和诗人，虽以写诗作剧闻名，但其散文作品，如《发现集》等，也为人称道。他的散文多为小品文，语言简洁流畅，较为通俗自然，与锡德尼和李黎等人的文风迥然不同，可以说是为英国散文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。德莱顿则是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，也是写散文的高手。他的散文语言清新自然，句法灵活，富于表现力。他还是文艺批评散文的创始人，其《诗剧论》是此类散文的典范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诗人约翰·弥尔顿则擅长写政论文，他所著的《论出版自由》、《为英国人民声辩》和《再为英国人民声辩》等一系列政论文不仅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，而且成为这种散文形式的榜样。约瑟夫·霍尔、托马斯·奥佛伯里和约翰·厄尔等成功地把人物素描运用到散文之中，创出了“人物记”这种新颖的散文形式。可见英国散文在十七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不仅在语言风格上趋向多样化，在文体形式方面也有所创新。

到了十八世纪，英国报刊的数量和发行量均大幅度增加。一种新的散文形式——期刊散文因此流行起来，并吸引了大批读者。一些著名的散文家不仅经常在期刊上发表散文，而且还参

与报刊的编辑，甚至办起了自己的报刊。奥利佛·哥尔斯密当上了《蜜蜂报》的编辑；丹尼尔·笛福办起了《评论报》；理查德·斯梯尔创办了《闲话报》，还与约瑟夫·艾狄生合办了《旁观者》。由于报刊这种传媒工具影响巨大，散文的读者面也扩大了。散文作家的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不再只是上层阶级的少数读者，而是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更大的读者群。因此，他们的作品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变化。为了使作品更加容易被读者接受，作家们所描绘、叙述、讨论和评议的事物更加贴近广大读者所面对的现实生活，他们的语言更加朴实易懂，早期英国散文中那种劝世说教的味道逐步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幽默和讥讽的文风。十八世纪也是英国小说迅速发展的时期。英国散文中的人物素描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有的小说家把散文与小说结合起来。这一时期英国现实小说大师亨利·菲尔丁的著名小说《汤姆·琼斯》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，每一卷里都有一篇议论文，书中不少片断都是很好的散文。这一时期的书信体散文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奥利佛·哥尔斯密的散文集《世界公民》便是一例。塞缪尔·约翰逊等散文名家所著的书信也是文情并茂的散文。

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成就斐然，无论正式论文还是随笔小品都取得可喜的成果，可以说是英国散文的鼎盛时期。当时一些新兴的期刊，如《爱丁堡评论》、《季度评论》和《西敏评论》等，为散文家发表正式论文提供了园地，有力地促进了评论体散文的发展。许多散文家所写的鸿篇巨著，如托马斯·马考利的《英国史》和托马斯·卡莱尔的《英雄与英雄崇拜》等都不乏绝妙的散文文字。个人随笔和小品的发展则得益于像《布拉克伍德杂志》和《伦敦杂志》这样的期刊的支持。这些期刊发表了散文名家查尔斯·兰姆、威廉·赫兹里特、托马斯·

德昆西、利·亨特、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等的作品，受到读者的欢迎。公认为首屈一指的散文大师兰姆写出了不朽的名著《伊利亚集》。他的散文以逼真的人物形象，真挚的感情和自然细腻的文字风格打动了千万个读者的心。在兰姆之后，十九世纪末期新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也写出不少文笔优美、情趣盎然的散文杰作。

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，英国散文仍然是一派兴盛的景象。散文界高手如云，杰作迭出。阿尔弗雷德·乔治·加德纳、爱德华·凡尔拉尔·卢卡斯、希莱尔·贝洛克、马克斯·比尔博姆、奥尔德斯·里奥纳德·赫胥黎、吉尔伯特·切斯特顿、萨姆赛特·毛姆、罗伯特·林德、弗吉尼亚·沃尔芙、约翰·博因顿·普里斯特利和乔治·奥威尔等以其广博的学识、敏锐的观察力和娴熟的技巧写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散文名篇。肖伯纳、约翰·高尔斯华绥、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、伯特兰·罗素、温斯顿·丘吉尔、托马斯·斯特恩斯·艾略特和威廉·戈尔丁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为现代英国散文的宝库增添了珍品。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虽然英国散文界仍然不乏像赫伯特·欧内斯特·贝茨这样的高手，但总体成就已不能与本世纪上半叶相比。

以上是对英国散文发展历史的一个简单的综述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英国散文的题材十分广泛，有的议论社会大事，有的探讨人生哲理，有的追忆某件小事，有的刻画个别人物，有的描写特定景色，有的抒发即时情感，可谓包罗万象。散文形式也十分多样，可以是长篇宏论，也可以是短篇随笔；可以是书本序言，也可以是私人信札；可以是史书传记，也可以是演说讲稿；可以是论著之章节，也可以是小说之片断。散文大家的风格各异，既有培根的简古洗练，又有弥尔顿的激越雄浑，既

有兰姆的含蓄细腻，又有艾狄生的明晰优雅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英国散文曾经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弥尔顿于1644年发表的著名政论文《论出版自由》，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丘吉尔于1940年6月4日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《敦克尔克的奇迹》，对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军民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

编辑《英国散文选》的目的，在于较系统地展示英国散文史上不同时期的成就。通过著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阅读，使读者领略不同主题、不同内容、不同形式风格的英国散文的风采，以期对当前散文创作和评论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。

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，还有刘世举、赵彦春、方开瑞和吴娜诸位。在编辑过程中，彭燕郊先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关怀，特此表示谢意。

黄家修

1997年9月10日

目 录

散文：与人类自由精神共生（1）	林贤治
编者前言（1）	黄家修

杰弗里·乔叟

怨歌（1）	方 重译
-------------	------

托马斯·莫尔

乌托邦（节译）（5）	黄家修译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菲利浦·锡德尼

论诗艺（8）	高 健译
--------------	------

弗兰西斯·培根

论读书 (10)	王佐良译
谈 美 (12)	王佐良译
论高位 (13)	王佐良译
论时机 (16)	何 新译
论礼貌 (17)	何 新译
论婚姻 (19)	何 新译

本·琼生

论行文 (22)	高 健译
----------	------

托马斯·奥佛伯里

美丽快活的挤奶女 (24)	高 健译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约翰·弥尔顿

《论出版自由》三则 (27)	高 健译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约翰·德莱顿

琼生与莎士比亚优劣论 (33)	高 健译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丹尼尔·笛福

论妇女教育 (39)	高 健译
------------	------

乔纳森·斯威夫特

扫帚把上的沉思 (45)	王佐良译
一个小小的建议 (46)	王佐良译

约瑟夫·艾狄生

西敏寺漫游 (50) 黄绍鑫译

一先令奇遇记 (52) 方开瑞译

理查德·斯梯尔

旁观者俱乐部 (57) 方开瑞译

罗吉爵士论才俊 (63) 高 健译

亨利·费尔德

野禽保护者 (68) 黄家修译

塞缪尔·约翰逊

致柴斯特菲尔德勋爵书 (71) 高 健译

快乐的期待 (73) 张国佐译

金字塔 (75) 吴 娜译

奥利佛·哥尔斯密

参观西敏寺 (77) 黄绍鑫译

威廉·柯贝特

春 日 (85) 高 健译

威廉·华兹华斯

《抒情歌谣集》序 (节译) (86) 赵彦春译